
LIBRARY
JUL 6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九上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伊川曰孔子與惡人言故以遜詞免禍言

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之謂也然

而孔子未嘗不欲仕但仕于陽貨之時則不可曰吾將仕矣亦未爲非信也　又曰陽貨欲見孔子饋孔子豚意不可饋豚也故孔子亦時其亡而往拜之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君子之仕不可緩也故孔子曰吾將仕矣欲仕固孔子之心也其言諾此與孟子言燕可伐同意

范曰孟子曰陽貨矙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矙其亡也而往拜之然則

時其亡者答其禮也程頤以爲孔子苟不欲見貨必終避之不至於遇夫往而不遇者聖人之所能必也然而不必於遇而欲與之言孔子之于陽貨亦不能絕也臣以爲公山弗擾以費畔佛肸以中牟畔召之皆欲往南子當見則見之孔子之於惡人未嘗絕也如天地之於萬物無不欲其生此聖人之德也故爲仁不富之言孟子取之及其竊寶玉大弓則春秋書之曰盜

謝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不仁也然夫子則非懷寶而迷邦者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不知也然夫子則非好從事而亟失時者吾將仕矣夫子豈不欲仕者蓋非苟然諾以避禍與人言當如此

楊曰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闞其亡也而歸之豚孔子亦時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不得不見者爲禮也遇諸塗者無意避之使知所以闞亡者求稱而已

亦取瑟而歌之意懷其寶而迷其邦不可
謂仁好從事而亟失時不可謂知故孔子
皆曰不可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則不可
以不仕故孔子曰諾吾將仕矣皆隨所問
而應無所詘也此與孟子對伐燕同義揚
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爲詘身以
伸道非知孔子者身詘矣而可以信道未
之信也
俟曰陽貨無禮於孔子孔子曰諾吾將仕

是未嘗許之以仕也但曰吾將仕則仕在我也

尹曰孔子之於惡人未嘗絕也陽貨疑其不見已故闞亡而饋焉孔子之往也蓋陽貨先之豈得不見然於邦無道危行言孫其待惡人亦猶是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明道曰性相近也生質之性

伊川曰性相近也此言所稟之性不是言

性之本若言其本豈可謂相近孟子所言便正言性之本言性之本則無不善言所稟之性則有善有不善性卽是理理無不善所稟之性才也才稟於氣稟其淸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

范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孟子曰人之性善皆可以爲堯舜言相近也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相遠也人君

可不愼所習哉

呂曰人性均善其以同然理義而已然不能無淺深厚薄此所謂相近習而成性則善惡殊途

尹曰性一也何以言相近蓋由習則遠而爲言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伊川曰性相近對習相遠而言相近猶相似也上知下愚才也性則皆善自暴自棄

然後不可移不然則可移又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此語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知與下愚不移下愚非性也不能盡其才者也　又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移則不可知上之爲聖下之爲狂在人一身念不念爲進退耳　又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非謂不可移也而有不可移之理所以不移者只有兩般爲自暴自棄不肯學也使其肯學不

自暴自棄又安有不可移　又曰人性本善皆可以變化然有下愚雖聖人不能移者以堯舜爲君以聖繼聖百有餘年天下被化可謂深且久矣而有苗有象其來格烝乂蓋亦革面而已或曰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摩而進也惟自暴者

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天下自暴自棄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强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既曰下愚其能革面者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唯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　或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是理會也孟

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楊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卽理理則自堯舜至於途人一也才禀於氣氣有清濁禀其清者爲賢禀其濁者爲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知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自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卻道他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卻被他

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或問性一也孔子何以言相近曰此只是言氣質之性如俗言性緩性急之類性安有緩急此言性者生之謂性也又問上知下愚不移是性否曰此是才須理會性與才所以分處又問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是才否曰固是然此只是大綱說中人以上可以與之說近上話中人以下不可與說近

上語也　又曰上知上達者也下愚下達者也上達不移而下下達不移而上若下愚者移則上達矣　又曰上知下愚論才爾性則同豈有不可學者

横渠曰上知下愚習與性成相遠旣甚而不可變者也

范曰人之性本同及其爲上知則不可復爲下愚矣爲下愚亦不可復爲上知矣故堯不可以爲桀桀不可以爲堯孟子曰學

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下愚非性也
放心而不知求故其習愈下學其可不勉
哉

呂曰所謂雖柔必强雖愚必明者指中人
而言習而善則可以上習而惡則可以下
若上智雖不學不流爲下愚下愚雖學亦
不能進於上知此謂不移

謝曰人之性不同如麰麥地有肥磽雨露
之所養人事之不齊然其初皆善故曰相

近克念作聖罔念爲狂其流雖一而相遠矣上知下愚二者非得於有生之初自其不移而名之也上知可移非上知下愚可移非下愚然性無不可移之理人自不移也

游曰孔子之言性有以其本言之者若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也有以人所見言之者若性相近習相遠是也孟子亦然其道性善深探其本也其曰孺子將入井皆有

怵惕惻隱之心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姑據人所見而語之也是以當時學者不能無疑夫道未始有名感於物而出則善之名立矣託於物而生則性之名立矣善者性之德故莊子曰物得以生謂之德性者善之資也故莊子曰形體保神謂之性蓋道之在天地則播五行於四時百物生焉無非善者也無惡也故曰繼之者善也道之在人則出作而入息渴飲而飢食無

非性者無妄也苟得其性之本然反身而誠則天地萬物之理得而道自我成矣故曰成之者性也惟其同出於一氣而氣之所値有全有偏有邪有正有粹有駁有厚有薄然後有上知下愚中人之不同也猶之大塊噫氣其名爲風風之所出無異氣也而叱者吸者叫者號者其聲若是不同以其所託者物物殊形耳其聲之不同而謂有異風可乎孟子謂性善正類此也苟

卿言性惡楊雄言人之性善惡混韓愈言性有三品蓋皆蔽於末流而不知其本也觀五方之民剛柔輕重遲速異齊則氣之所稟可以類推之也以堯爲君而有丹朱以瞽瞍爲父而有舜又何足疑乎孔子言性相近者以習而相遠則天下之性或相倍蓰者固多矣由是觀之則謂性有三品未爲不可惟其止以是爲性則三子者之失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蓋非盡心知性

者不足以與此宜乎夫子之言性門人莫得而聞也子貢知道者也得其所以言矣故其贊聖人者及此

楊曰性者萬物之一源也有相近有上知有下愚資稟異也德足以勝氣則反之亦一而已矣　光祖問横渠言氣質之性孔子初無此說曰孔子云性相近習相遠也唯上知與下愚不移便是言氣質之性又問孟子以犬羊人之性不等則是性有二

矣曰此亦言氣質之性光祖又曰說氣稟有偏正自是容有不同既說其體一自是可反何用更言氣質之性曰當更思量不可輕議他從彥問天地之性人爲貴則氣質之性蓋已在其中矣曰固是光祖退又問之默云横渠言氣質之性如何曰從彥當時論此無氣質之性後來先生言他此說亦不妨于學者却得力

尹曰上知與下愚不移其才分也下愚之

不移自暴自棄故也非得于有生之初然
也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橫渠曰前言戲之於此示人以言不必信

范曰君子學禮樂則知爲上治人之道故愛人也小人學禮樂則知爲下事上之道

故易使也聖人一話一言無非教也前言戲之耳以觀誤子游之所對偃之言是則使二三子志之以武城之治達之天下可也

呂曰笑者樂其有進善之心未許其所施之未當也使人學道固爲善教然武城小邑其效也微子游未喻是意故以所聞爲對仲尼以爲辨之則愈惑不辨猶未有害故自受以爲戲

謝曰小國寡民而以治天下之道治之眞如牛刀割雞也聖人好惡與人同其可哂固然恐二三子疑之因以務大而忽小故從而釋之以爲政之道當如偃之言也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因弦歌而言君子以好善小人以聽過也

游曰子夏以灑掃應對進退教人子游以弦歌爲學知此然後知古人爲學之方惟賢者得其大者不賢者得其小者故有愛

人易使之異

楊曰以子游之才爲武城宰則有餘地矣故戲之曰割雞焉用牛刀莞爾而笑者喜聞弦歌之聲也

尹曰在人上而好禮樂則知愛人矣在人下而好禮樂則知和順矣子游之弦歌意在是也夫子曰割雞焉用牛刀笑子游治小以大也而復曰偃之言是也以武城之治達之天下其有不化者哉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明道曰公山召曰而豈徒哉是孔子意他雖畔而召我其心不徒然往而教之遷善使不叛則已此則于義直有可往之理而孔子亦有實知其不能改而不往者佛肸召亦然吾其爲東周乎東遷以後諸侯大夫强僭聖人豈爲是乎　又曰東周之亂

無君臣上下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言不爲東周也　又曰若用孔子必行王道東周衰亂所不肯爲也亦非革命之謂也

伊川曰公山弗擾以費畔不以召畔人逆黨而必召孔子則其志欲遷善而未知其術故也使孔子而不往是沮人爲善也何足以爲孔子

橫渠曰仲尼生于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

夢寐不忘爲東周之意使其繼周而王則損益可知矣吾其爲東周乎與周公之治也

范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公山弗擾之名猶欲往而況不爲畔者乎詩云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又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如有用我者必與西周之道吾其爲東周乎言不爲也

呂曰弗擾以費畔名孔子其意必有所謂

此所以欲往也

謝曰公山弗擾執季氏以畔安知志不在克亂以權邪其能强公室殆未可知也其爲東周亦未可知也

楊曰爲臣而畔其君雖匹夫匹婦知夫子之不爲也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是必有悔禍之心故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東周之衰君臣之分不明久矣孔子用豈復爲東周之事乎

言不爲也

尹曰孔子之不助畔人天下所共知也弗擾畔而召孔子則豈徒然哉焉知其不欲遷善乎將敎之使遷善是有可往之理也然而亦固知其不能故終不往焉使孔子得用則將興文武之治吾其爲東周乎言不爲也東周且不爲況其下也哉子于南子陽貨則見之弗擾佛肸之召則欲往乃處亂世待惡人之道安知其不以是避咎

歟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明道曰恭則不侮蓋一恭則仁道盡矣又寬以得衆爲人之所任敏而有功惠以使人行五者于天下其仁可知矣

范曰恭者不侮人故人亦不侮之寬者能

容人故人亦歸之信者不疑故人任其事敏者不滯故事則有功惠則民懷之故足以使人堯之德曰允恭舜之德曰溫恭夫子之德曰恭儉聖人未有不以恭爲德者也子張之學未能守約故告之以能行五者于天下爲仁矣

謝曰恭寬信敏惠所以爲仁也至于不侮得衆人任有功足以使人皆仁之發也

楊曰行五者于身而推之不廣則仁其可

幾乎故曰能行五者于天下而後爲仁
侯曰雖聖人之仁不過此五者行之天下
聖人之仁也其餘則所至有大小遠近而
已
尹曰恭寬信敏惠惟仁者盡之能行五者
亦可以至于仁矣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
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
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

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明道曰公山弗擾佛肸召子皆欲往者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爲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佛肸召子路引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爲閒故孔子以堅白匏瓜爲對匏瓜者繫而不爲用之物不食者不用之義也　又曰佛肸召欲往而不往何也

聖人示人以迹子路不諭九夷浮海之類

又曰佛肸召子必不徒然其往義也然

終不往者度其終不足與有爲也

橫渠曰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君子事

事則得食不事事則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乘田得而食之

矣及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仕

貧無從而得之今召我者而豈徒哉庶幾

得以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係滯如匏瓜

不食之物也

范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公山弗擾佛肸之召安知其不能爲善也有可往之道故欲往以明其義然而卒不往者毋必也聖人歸潔其身而已矣

呂曰此謂毋固此所謂無可無不可有可有不可子路之所及無可無不可非子路之所及

謝曰聖人涉世於善游不避深淵使不善

涅水者效之豈不殆乎磨而不磷始可謂

之堅涅而不緇始可謂之白蓋不如是不

足爲聖人

楊曰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而後無可無不

可堅白不足而欲自試於磨涅其不緇磷

也幾希子路之學未至乎無可無不可而

能尊其所聞故於公山佛肸之召則陳孔

子之語而問焉其不說也亦知之不苟耳

尹曰弗擾佛肸之召子皆欲往者聖人不

絕人以不可遷善也然而終不往者亦知其必不能也子路以親於其身爲不善君子不入之言而欲止之故又曰吾豈繫而不食如匏瓜也哉蓋磨之而不磷涅之而不緇始可以語此子路勇者也聞欲浮海則願從聞欲見弗擾佛肸則不喜者孔子意之所在非由能知也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

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明道曰六言六蔽正如恭而無禮則勞與夫寬而栗剛而無虐之義同蓋好仁而不好學乃所以愚非能仁而愚徒好而不知學乃愚

范曰子路勇於爲善其失之也未能好學也故於夫子之言每有所悅仁知信直非

不美也然而不學則皆有所蔽而不能成德子路之性果故告之以勇又告之以剛所以攻其邪救其失也若顏子之殆庶幾者何哉唯能好學也

謝曰能仁能知能信能直能勇能剛則其有過也不免於蔽者其似是而非乎愚非仁也蕩非知也賊非信也絞非直也亂非勇也狂非剛也凡此皆生於不學徒好之而不明乎善也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蓋

惟學可以明善

楊曰仁而不學不知時措之宜故其蔽愚知而不學過而不知所以裁故其蔽蕩信而不學不知義之所在故其蔽賊直而不學徑情而不知以爲訐故其蔽絞勇而不學不知自反而縮故其蔽亂剛而不學則果於進爲故其蔽狂

侯曰知仁勇天下之達德信直剛君子之美行不好學則蔽而入於惡矣

尹曰好之而不學則不能明乎善者也惟學者乃可以明善而無此蔽矣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明道曰自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伊川曰詩可以怨譏刺皆是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

橫渠曰興巳之善觀人之志羣而思無邪
怨而止禮義入可事親出可事君但言君
父舉其重者也　又曰詩可以興是起人
之善意也猶孔子所謂起予者是也可以
觀人之得失可以羣居也蓋不爲邪所以
可羣居所以怨者人情所不免若不怨則
恩疏雖則怨然正於禮義所怨者當理小
弁擊鼓皆怨也然則發乎情有禮義止乎
禮義也　又曰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

於鳥獸草木之名詩中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莫不皆有人但學詩中所行得失則事君事父無不盡止言事父事君最舉其重者言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言亦可以博物

范曰學者興於詩故可以興情發於中而形於言故可以觀可以羣者相勉以正也可以怨者相責以恩也詩所以爲忠孝故可以事父可以事君也

呂曰興者起志意觀者察事變羣居相語以詩則情易達有怨於人以詩則意不迫其爲言也婉而有激切而能反所以事父與君盡之矣其緒餘又足以資多識

謝曰詩吟詠情性善感發人使人易直子諒之心易以生故可以興得情性之正無所底滯則閱理自明故可以觀心平氣和於物無競故可以羣優游不迫雖怨而不怒也無鄙倍心故可以怨邇之事父可以

得其親遠之事君可以得其君能盡臣子之道則天下之事無不可者蓋興於詩成於樂其終始一道也

楊曰吟詠情性足以感人之善心比物象類有以極天下之賾故可以興可以觀得溫柔敦厚之風故可以怨明庶物察人倫盡於此矣其可不學乎

尹曰吟詠情性足以感發故可以興思無邪而閱理明故可以觀心平氣和故可以

羣怨而不怒故可以怨推之於國家可以盡臣子之道又足以博物而多識故不可以不學也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明道曰二南人倫之本王化之基苟不爲之則無所自入古之學者必興於詩不學詩無以言故猶正牆面而立

伊川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此乃爲伯魚

而言蓋恐其未盡治家之道耳人欲治天下國家先須從身脩家齊來不然則是猶正牆面而立也

横渠曰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深思此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近試使人家爲周南召南之事告之敎之則是爲之也道須是從此起自世學不講殊不成次第今試力推行之

范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
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
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始
王化之基故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
而立也歟
呂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自身及家主於
內行之至不先爲此而事其末則猶正牆
面之無識
謝曰二南之詩發乎情止乎禮義人道之

極皆盡性至命之事

楊曰學道而不爲二南皆不得其門而入也故猶正牆面而立

尹曰問伯魚者恐未盡治家之道夫治國治天下者必先脩身而齊家也欲脩身而家齊者苟不爲周南召南則猶牆面而立謂之爲者蓋欲其以周南召南之道于其家而推之則無往而不治也雖文王之聖亦刑于寡妻以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皃

衆人乎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伊川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此固有禮樂不在玉帛鐘鼓

先儒解者多用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此固是禮樂之大用也然推本而言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只此兩字含畜多少義理或問禮莫是天

地之序樂莫是天地之和曰固是天下無一物無禮樂且置兩隻椅子纔不正便是無序無序便乖乖便不和又問如此則禮樂却只是一事曰不然如天地陰陽其勢高下甚相背然必相須而爲用也有陰便有陽有陽便有陰有一便有二纔有一二便有一二之閒便是三已往更無窮老子一言三生萬物此是生生之謂易理自然如此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是理自相續

不已非是人爲之如使可爲雖使百萬般
安排也須有息時只爲無爲故不息中庸
言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
道可一言而盡也使釋氏千章萬句亦不
能逃此三句只爲聖人說得要故包含無
盡釋氏空周遮說爾只是許多
范曰禮之本在於敬樂之本在於和言而
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中心斯須不和
不樂雖有鐘鼓非樂也外貌斯須不莊不

敬雖有玉帛非禮也故君子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唯在於敬與和而已

謝曰寓其節於玉帛寓其和於鐘鼓然則所寓豈其本也

楊曰玉帛鐘鼓禮樂情文之所寓故曰玉帛鐘鼓云乎哉言不止而已

侯曰玉帛禮之文鐘鼓樂之器皆非所謂禮樂者知禮樂之本則知道矣

尹曰禮之本在於敬樂之本在於和寓禮

於玉帛寓樂於鐘鼓事其末而不知其本

豈所爲禮樂也哉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范曰色厲而內荏者欲人不知故譬之穿窬之盜與夫殺越人于貨者異也

謝曰似剛而非剛無實而盜名者也故與非其有而取之者同

楊曰色厲而內荏則爲不善于人之所不

知是猶穿窬之盜也

侯曰色厲而內荏賊害之道也故曰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尹曰色剛厲而內柔其欲人之不知也推其心何異穿窬之盜哉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范曰孟子謂鄉原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于世也者是鄉原也又曰非之無舉

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聖人惡似而非者若夫邪正是非若别白黑者聖人不辨也色厲而内荏者似正而非正也鄉原者似德而非德也人君于此辨之則邪正是非不能罔矣

呂曰鄉原者同汙合俗爲一鄉之所宗有德者人所矜式亦爲一鄉之所宗以其與

有德者似是而非非知德者不能辨故謂之德賊

謝曰德之賊與恐其亂德不同自賊其德也

尹曰孟子謂鄉原者言不顧行行不顧言閹然媚于世者也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范曰君子之學必稽之于古昔聞之于先生朋友講習而後傳之故曾子自省其傳不習者恐爲德之棄也

謝曰君子敏于事而愼于言欲以蓄德道聽而塗說是棄之也與出乎口入乎耳同

楊曰鄉原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爲德之賊道聽而塗說口耳之學也故爲德之棄

侯曰不能有諸已非德之棄與

尹曰學無自得君子所不取道聽塗說以資口耳爲德之棄不亦宜乎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范曰有患得之心必有患失之心古之佞人其始也諛悅順旨而已未必有犯上作亂之志也及其患失無所不至矣則終弑父與君故好利之士爲國者最不可用也

呂曰憚于任事故未得而患得好利無厭故旣得而患失

謝曰操患失之心何所不至則又不若具臣矣蓋有時而從之也

楊曰苟以得失累其心則可以保其位者無不爲矣如是而能盡忠者未之有也

侯曰苟以患得患失爲心則何所不至哉雖弒父與君無不爲已有天下國家者可不察哉

尹曰事君而患失則何所不至哉君子之所鄙者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范曰狂者進取故肆矜者自持故廉愚者率其性故直末世滋僞豈惟賢者不如古哉民之性蔽亦與古異矣

謝曰狂者過中之謂利害不得而拘之故

肆蕩則自恣矣矜者莊以立我故有廉隅忿戾則有爭氣矣愚者無所知故直情徑行詐則有賣直之意存焉

楊曰氣失其平則爲厲疾狂矜愚氣稟之偏也故亦謂之疾肆與蕩相近而不同蕩則放而不反非特肆而已矜以自持則不足以通物故廉廉而不劌則無惡於廉矣未爲惡疾矜而至於忿戾則爭矣愚而直則可强而爲善愚而詐則終於不移而已

矣

侯曰肆則過而少邊幅尚有所止焉蕩則無所止矣矜則廉隅整峻難與並爲仁忿戾則爭而害物矣愚則直實而不隱詐則直之反也故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蓋世衰道微先王之道不行故也

尹曰肆者不拘蕩則放恣矣廉者自守忿戾則爭矣直者直情而徑行詐則僞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范曰此此夫子所常言也弟子各以所聞記之故又見於此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范曰天下之理正勝常少不正勝常多故朱不能勝紫雅不能勝鄭賢不能勝佞聖人所以惡之也利口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賢人君苟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爲

賢則邦家之覆不難矣

謝曰覆猶覆冒之覆使人恬然不知悟以自肆也

楊曰紫未足奪朱鄭聲未足以亂雅利口未足以覆邦家者皆人所易知遠之可也至於幾微之閒足以亂正而搆禍則非明者不能見也終必淪胥而已矣故聖人惡之

侯曰紫未必亂朱鄭未必亂雅利口未必

能覆邦家然聖人云者惡其似是而非也

子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世俗

之人喜於淺近而不達深遠如知鄭聲之

淫則不可亂雅樂矣正淡者人多不悅淫

哇者人必趨之正論者厲而難入利口者

華而易聽如此則亂雅樂而覆邦家矣是

以聖人深惡之

尹曰邪害於正是可惡也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

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明道謂韓持國曰如說妄說幻爲不好底性則請別尋一箇好底性來換了此不好底性著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聖賢論天德蓋謂自家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汚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汚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舊所以能使如舊者蓋爲自家本質原是完足

之物若合脩治而脩治之是義也若不消
脩治而不脩治亦是義也故常簡易明白
而易行禪學者總是强生事至于山河大
地之說是他山河大地又干你何事至于
孔子道如日星之明猶患門人未能盡曉
故曰予欲無言如顏子則便默識其他未
免疑問故曰小子何述又曰天何言哉四
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明白矣若能于此
言上看得破便信是會禪也非是未尋得

蓋實是無去處說此理本無二故也

伊川曰以子貢多言故告之以此

橫渠曰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　又曰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與

范曰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無言者德之至夫言未有不入于二者也不言則無乎不在其中故如天焉是以夫

子志于不言凡言皆不得已也

呂曰德孚于人故不言而信

謝曰天地有大美四時有明法不以無言而隱也故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所謂吾無隱乎爾也

楊曰子貢能言者也而天下之理有言之不能諭者故子曰予欲無言以發之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記曰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其斯之謂乎

論語精義

尹曰聖人與天地同德乎欲無言所以發子貢之問也子貢識高而未能至之故孔子每欲語之也常先有以發其疑若曾子顏子則深喻無疑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明道曰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乎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孔子不見孺悲所以深教之也

范曰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孔子不見孺悲所以教誨之也

謝曰使之聞之則非固爲不誠以疾辭也必其禮際有不善者使其由此知所以自省則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楊曰孺悲之不足見辭而拒之可矣然聖人之仁不以其不足見而棄之故取瑟而歌使之聞之知所以不見之意是亦教誨

之也

尹曰不屑之教誨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

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范曰宰我學於聖人豈不知三年之喪不可以期而止也其所見如此則仁心不篤也故夫子以爲不仁夫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此三者豈自外至哉自中出生于心也聖人因人心而制禮上取象于天下取法于地四時成歲則人亦宜變矣然而以期爲未足也故又引而至于三年

賢者之情則無窮也聖人爲之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夫豈以三年足以報其親哉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此爲中人而言所以深責宰我之無恩也

吕曰宰我欲短喪自以爲義當如是不知三年之愛於父母故食稻衣錦自以爲安

謝曰人子執喪而惻怛之心發于自然故食旨不甘哀勝味也聞樂不樂哀勝音也

居處不安哀勝佚也此豈可致稅乎三年
而服以是斷特恐賢者過中而已宰我乃
欲加損焉其不能察理甚矣是亦不知仁
之道也故曰予之不仁也此乃問喪禮于
夫子非予自執喪而短之也
楊曰三年問曰至親以期斷天地則已易
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
更始焉以是象之而三年者加隆焉耳當
是時謂至親以期斷豈獨宰予而已哉而

予之問亦欲知其所知而已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期功緦由是而殺焉耳爲是說者皆失其旨也然宰予之問而孔子曰女安則爲之則予之意豈以短喪之可不可特在于安不安而已乎聞之而不知所問故其出也孔子詳言之欲其聞而知耳

或問宰我於三年之喪猶有疑問何也曰此其所以爲宰我也凡學於孔子者皆欲窮究到無疑處方已三年之喪在他

人於此不敢發之宰我疑以期斷故必求
質於聖人雖被深責所不辭也　又曰宰
我問三年之喪非不知其爲薄也只爲有
疑故不敢隱於孔子只此無隱便是聖人
作處
侯曰宰我欲短喪蓋誠心以爲可也夫子
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
爲之非僞也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不安
於味也聞樂不樂不安於樂也居處不安

不安於逸也宰我曰安則爲之可也及其出也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父母乎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矣故曰不仁

尹曰短喪之說雖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於聖人之門而以是爲問者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食稻衣錦期而安之其不仁可知矣　又曰君子不爲者以其不安

也今女安則爲之其責之亦深矣然則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宰我謂期可已矣而曰女安則爲之何哉蓋聖人不與人爲僞也昔樂正子春學于曾子其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惡乎用吾情示不以僞也宰我出則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母父之懷則其短喪之惡著矣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

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横渠曰學者舍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作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閒燕游之好爾

范曰孟子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故聖人憂之博弈藝之至賤者也爲之猶賢乎無所用心則夫爲仁義有愈於博弈者其賢可知也

謝曰博弈之害則止于博弈而已蓋放僻

邪侈皆生于無所用心心有所用則止止則不可謂之闕

楊曰博弈非君子之所宜爲然飽食逸居無所用心則放僻邪侈將無不爲已故以是而係其心豈不猶賢于已乎

尹曰學者無所用心則非僻之心入之矣故博弈藝之賤者猶愈於無所用心苟用心於仁義者則爲賢可知矣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

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伊川曰勇一也而用不同有勇於氣者有勇于義者君子勇於義小人勇於氣故孔子告子路義以爲上也

范曰子路之言疾也夫子之言藥也聖人之敎人常如此惟子路之勇子貢之辯較而易見者也

呂曰君子雖志於善苟勇而無義必有爲亂之迹如譬拳兵諫之類

謝曰非以勇爲不足尚欲子路所以勇也
義以爲上則其爲勇大矣所謂自反而縮
若專於勇而已則亂人也
楊曰孟施舍之守約不如曾子之守義則
所謂大勇尚義而已諸侯曰君卿大夫曰
子君子者有德位之通稱也君子而有無
義者以位言之也無義必至于後其君則
終於爲亂而已矣
尹曰義以爲上則爲勇也大矣子路好勇

者也故孔子以義告之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范曰君子樂道人之善故惡稱人之惡信而後諫故惡居下流而訕上勇而無禮則亂果敢而窒則害此孔子所惡也惡徼以爲知以下子貢之所惡也聖人之所以惡

者大賢人之所以惡者小抑其次也
謝曰樂道人之善故惡稱人之惡者居是
邑不非其大夫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勇
而無禮則必爲亂果敢而窒則不可與羣
徼似知不孫似勇訐者幾於直皆足以欺
世亂俗故皆惡之
楊曰仁者無不愛則君子疑若無惡矣子
貢之有是心也故問焉以質其是非
侯曰七者非特聖賢之所惡也天下之通

惡也孔子特因子貢之問而發之耳子貢則又因夫子之問而言此所謂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者也

尹曰孔子之所惡以戒學者也子貢之所惡巳所必不爲也徼抄也抄人之意以爲巳有也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范曰女子小人之情惟聖人知之自古及

今不能易也故君子以爲戒而不近焉

謝曰此君子所以不惡而嚴也

楊曰易之家人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故男女有別而不相瀆遯之象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夫如是則不孫之與怨遠矣

侯曰女子小人不安分故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尹曰是以君子遠之不惡而嚴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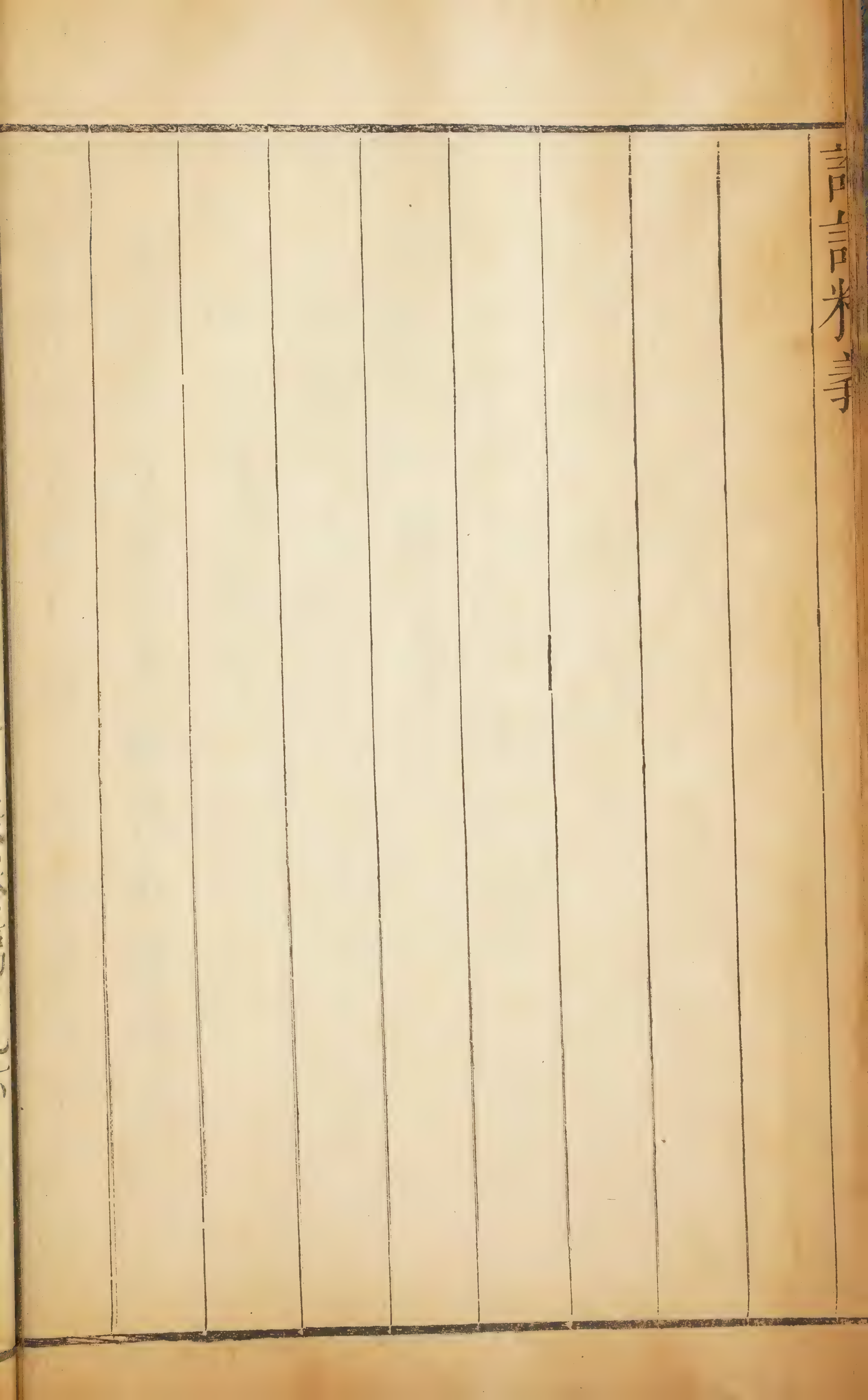
范曰四十者君子成德之時也故無聞不足畏見惡則終身無善矣是以君子學如不及猶恐失之進德脩業欲及時也

謝曰與無聞之意同

楊曰四十而無聞已不足畏又況見惡乎其終也已可知矣

侯曰四十而見惡則惡心不悛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

尹曰四十者不惑之時也無聞于世固不足畏其見惡于人則終身無善矣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九下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范曰三人者皆足以有天下故均之曰仁

孟子曰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三人皆聖人之行也求仁而得仁宜其一矣

呂曰去之爲之奴諫而死者皆欲納君于

善故同謂之仁

謝曰三人之行皆出于至誠惻怛斯知仁矣

游曰董子曰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善乎其言始可與言仁也巳矣蓋仁人之用心惟仁所在而巳仁之所在則從之不論所以也仁在於去則去之而不愧微子是也仁在于不去則爲之奴而不辱箕子是也仁在于死則就死而

不悔比干是也豈顧利害禍福而易其求
仁之志哉故伯夷之淸伊尹之任柳下惠
之和皆仁也伯夷辭爲孤竹之君而餓於
首陽之下由衆人觀之其利害固殊絶也
而彼獨以是求仁焉以是求之以是得之
既以遂其志矣夫何怨之有宰我曰仁者
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宰我之意
蓋曰仁者之志惟求仁而已功利非所計
也井者必死之地也厥或告之曰死地有

仁彼其用心之誠亦將從之也是不然君子之求仁亦曰循理而已矣夫理之所不載安在其爲仁耶故可逝者其心也其不可陷者其理也以其用心之仁故可以欺以其見理之明故不可罔以井爲言則犯害之地皆是也

楊曰三人者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

侯曰伯夷叔齊求仁而得仁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

焉知此五人之爲仁則知仁矣學者致思焉

尹曰無所擇于利害而爲所當爲惟仁者能之君子之事不必同也其于利害無所擇則一也書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故孔子皆以爲仁也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范曰此孟子所謂不屑去也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降志而不以爲辱屈身而不以爲恥自知其直道而已在柳下惠則可孔子不爲也

謝曰其官不移用我亦可舍我亦可玩世不恭者之所爲也蓋古人重適他邦如大夫去國向國而哭雖在他國祭祀之禮居喪之服皆如其國之故使其他國可以處我去此之彼何憚焉然莫能相尚也是以

何必去父母之邦

楊曰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少官故爲士師三黜而不去聖人之和者也孔子無可無不可則近于和而不同道柳下惠不去父母之邦孔子則去魯而無不之君子或去或不去一於仁而已矣故記柳下惠於三仁之後而下文又詳著孔子之行以明其趨則一也自楚狂至荷蓧皆譏孔子不能已者故其終歷敘夷齊而下而卒曰我

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蓋所謂逸民者聖人之徒也孔子之異於是惟時焉而已矣孟子以爲集大成其有見於此與

侯曰子謂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孟子謂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疑其和光同塵不與臧否玩世不恭者也及爲士師三黜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其出處取與之

際不合聖人蓋亦鮮矣豈非和而能介者乎孟子謂之聖之和而夫子曰言中倫行中慮不亦宜乎和而介乃介之量也然子曰降志辱身孟子曰不恭蓋欲絕其流也尹曰柳下惠孟子所謂不屑去者也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仕而不喜黜而不慍自知其直道而行耳此其所以爲和與若孔子則異是矣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

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伊川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季氏强臣君待之之禮極隆然非所以待孔子也季孟之閒則待之之禮爲至矣然復曰吾老矣不能用也此孔子不繫待之輕重特以不用而去

范曰此聖人去就所以異于人人也孟子每言伯夷伊尹柳下惠必以孔子明之此篇自微子至于逸民皆記賢人之出處而

折中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庸之道也

謝曰以季孟之閒待夫子在景公之意則

已勤

尹曰景公之待孔子猶齊宣之欲中國而

授孟子室也不用則亦已矣是何足以畱

孔子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范曰史記世家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

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季桓子卒受齊女

樂郊又不致膰爼于大夫孔子遂行孟子
曰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
禮也然則膰肉雖至可以無行乎是不然
膰肉雖至亦行也唯未必如不至之速也
孔子之行本之受女樂而不朝是以記者
不及膰肉也
楊曰孔子有行可之仕際可之仕言將行
其言也則就之行可之仕也迎之致敬以
有禮則就之際可之仕也齊景公待孔子

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非
致敬以有禮也曰吾老矣不能用也非言
將行其言也二者皆無處焉故孔子行於
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受齊女樂而不朝
則不足與有行矣雖禮貌未衰猶將去之
也故孔子行
尹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也受女樂
而不朝怠于政事如此其無欽賢之心可
知矣夫子所以行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楊曰接輿以鳳德况孔子而規其行知尊孔子而趨不同者也故孔子下欲與之言接輿其意若曰孔子之爲孔子其趨不同未易以口舌爭也故趨而避之不與之言

侯曰聖人之道大而難知楚狂接輿知鳳

德之衰而已不知天之未喪斯文也知今之從政者殆而不知文武之道未墜也故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也

尹曰接輿以鳳兄孔子而諷孔子使隱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

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
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
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
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
有道丘不與易也

明道曰桀溺言天下衰亂無道滔滔者天
下皆是也孔子雖欲行其教而誰可以化
而易之孔子曰如使天下有道我則無所
治不與易之也今所以周流四方爲時無

道故也聖人不敢有忘天下之心知其不可而猶爲之故其言如此　又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誰肯以夫子之道易已所爲

横渠曰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范曰接輿長沮桀溺佯狂躬耕而不入危

亂之邦此聖人所欲引而至於道者也故孔子下欲與之言又使子路問津焉接輿則趨辟長沮則不答皆自絕於夫子以守其一介之行不能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非聖人絕之也若夫子之行則異於逸民故脩身治天下國家必由孔子之道離孔子之道則爲非道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也呂曰孔子皇皇蓋以天下皆無道將以斯道易天下而已如使天下有道則無所用

易桀溺果于進退故謂天下皆無道舍此
適彼將何所易正惟辟世而巳此不與人
爲徒者也故孔子以爲不然
楊曰孔子之仕事道也兆足以行矣而不
行故去之非有辟也桀溺以孔子爲辟人
之士則非知孔子者矣故夫子憮然曰鳥
獸不可與同羣則所當與爲羣者人而巳
夫如是何辟人之有
尹曰長沮桀溺之徒皆素隱者也故以孔

子之周行四方爲非而曰滔滔者天下皆是誰肯以夫子之道易已所爲哉不知天下有道則聖人無事於變易所以易之者爲其滔滔也且人之與人類也惡天下之滔滔而欲辟之則又豈可與鳥獸同羣乎聖人不以絕人逃世爲潔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

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范曰周之衰世賢人處隱如丈人也荷蓧而不知其名蓋名不足以累之也孔子惜其未聞道也故使子路反見之告以君臣之道蓋孔子所遇未嘗無誨焉夫隱者爲

高故往而不反仕者爲通故溺而不止不與鳥獸同羣則決性命之情而饕富貴此二者皆惑也是以依乎中庸者爲難唯聖人不廢君臣之義或出或處不離于道所以扶世立教也

謝曰夏商嘗中衰而聖賢之作亦繼故士之不得志而處者猶未有避世之意周之衰世習治之後而傷禮義陵遲之久也故士之隱者至憤世疾邪多爲長往不來之

行當是時微聖人無以知非斯人之徒與
而誰與蓋知世無道而隱雖不役于利者
然悻悻于自潔則不得同爲無我矣聖人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則亦豈知我之不忘
世邪世之不忘我邪雖不與鳥獸同羣亦
何嘗知進而不知退此所以與避世者異
楊曰子路問夫子于荷蓧丈人丈人曰四
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
其言不讎而子路拱而立猶若待命者蓋

敬之至也記曰遭先生于道正立拱手先生問則對不問則趨而退禮也豈子路有得丈人于眉睫之間而敬之若斯邪故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所以親厚之也蓋二人者相得于語默之間故其相與如此又見其二子焉斯可謂長幼之節不可廢矣孔子以是知其可與言君臣之義也故使子路反見之蓋將語之以此也然孔子獨于荷蓧謂之隱者蓋知

其隱居求志非素隱故也下文託子路之

言蓋述孔子使反告之意

倭曰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子路遇

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

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

杖而耘言不迫切足知其為有德君子也

植杖而耘又見從容于子路也第不如夫

子之從容中道爾故夫子曰隱者也使子

路反見之則欲約之以禮其止子路宿也

見其二子焉殺雞爲黍而食之則知賓主之序者也故子路告其子曰長幼之節旣不可廢則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蓋就其所知而告之亦夫子之志也

尹曰道不行孔子固已知之矣其不以不仕爲高者聖人或出或處惟其義而已故子路譏丈人獨行之失曰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乎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不爲也是數子謂之獨行

隱居可也然乃所謂素隱行怪孔子所不爲者也子之下車于接輿使子路問津于長沮桀溺反見乎荷蓧丈人豈不欲引而至于道乎而四子者方守其一介之行而不可回故亦終于素隱而已矣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淸廢中

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范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無可無不可此聖人所以一天下之不一也楊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每言夷惠必以孔子明之由夷惠皆得其偏未若聖人之全盡也

呂曰慮者志之所在雖不可以爲法中其素志之所在不至于不掩虞仲夷逸身隱

而不仕合乎道之淸言放而不拘合乎道
之權惟是二者中于道而巳柳下惠少連
亦二者中乎道而得乎言行之大故愈于
此
謝曰七人隱遯不汚則同其立心造行則
異伯夷叔齊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蓋
彼巳遯世離羣矣直以降志辱身爲恥下
聖人一等此其最高與柳下惠少連雖降
志而不枉巳雖辱身而不求合其心有不

屑也故能言中倫行中慮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則言不合先王之法者多矣然清而不汚也權而適可也與方外之士害義傷教而亂大倫者殊科是以均謂之逸民楊曰不降志不辱身夷齊之所同降志辱身矣而言中倫行中慮柳下惠少連之所同當是時所謂清和者非獨夷惠而已七人者若是其班則皆聖人之徒也而論者謂三聖人因時制行以相救豈未嘗深考

于此乎

佚曰作逸民之道者七人而制行不同各盡其所至而已夷齊非其義也非其道也棄于乘之國而餓非爲名也潔身而淸者也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躋于仁矣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疑其汚也而言中倫行中慮柳下惠三公不能易其介虞仲夷逸隱居放言隱居所以身中淸放言以自廢所以中權然皆非聖人之中道故曰我則異於

是無可無不可聖人之中道志亦有可降時身亦有可辱時亦有不可降辱時各因其時而已故中庸曰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尹曰先儒謂七人皆逸民之賢者各守其一節者也孔子則無可無不可此所以常適其可異于逸民之徒也楊雄曰觀乎聖人則見賢人是以孟子每言夷惠必以孔子斷之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

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伊川曰孔子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至是大師等入河蹈海由樂正魯不用而放棄之也

横渠曰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巳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下衰三桓僭妄自大師而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

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已如此其曰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豈虛言哉

范曰記樂之所由廢也樂者諸侯受之于天子以祀其先祖者也故有國者重之古者樂師雖賤而有課職哀公之時禮樂廢壞不聽規諫故樂師失職又不得其言而分散于四方則其國可知矣

謝曰周衰賢者相招爲祿仕多仕於伶官蓋其責輕而無愧至其甚也淫聲無節僭

上無禁守其官者或愧焉是以非而去之楊曰周衰雖禮樂壞亡而魯猶足爲也故一變而可至於道至是官不得其職雖樂工之賤猶負其器而不苟有入於河海者故著之以見周公之澤也故下文述周公之語

尹曰臣聞張載曰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家

僭妄自大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夫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已如此其日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豈虛言哉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明道曰周公謂魯公三句反復說不獨不施其親又當使大臣不怨至公不可忘私故又當全故舊

伊川曰施與也言不私其親昵也

范曰記魯之所由衰也周公之戒如此其子孫忽忘之矣不施其親者無失其爲親也大臣不獨用其身而巳必行其道則不怨矣故舊不遺則民不偷無求備於一人則爲上易事四者治國之要也

呂曰四者正謂親親敬大臣篤故舊寬衆

此其序也施讀爲弛不相維也按陸氏釋文正作弛字音詩紙反大臣非其人則去之居其位而不

用此所以取怨也

謝曰對報之謂施如親黨特無失其爲親而已豈有施報來往之意也不使大臣怨乎不以大臣民之表使謀不行言不聽而怠則國可知矣故舊非大故而棄是無所不薄矣求備于一人則無人而可使也齊家治國與人接下之道盡于是

楊曰自親親推之于敬故自敬大臣推之不求備于一人則所以厚民德用人才者

至矣爲國之道孰先于是乎故周公之訓

魯公以此

尹曰親者無失其爲親是以無所施也大

臣所當任不可使有不用之怨也故者無

失其爲故不可輕棄遺也使人則必器之

不可以求備也周公之戒其子至矣國安

有不治哉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

隨季騧

横渠曰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范曰周公作君奭稱文王之臣自虢叔以下而大公畢公之屬不在焉孔子記有八士而閎夭泰顛之屬不在焉此八人皆不顯者周之多士可知矣自三人至于八士或顯或隱皆聖賢之出處也莊周之讓王葢本乎此篇

謝曰皆尚志者雖其言行不傳必其居仁由義者也

楊曰八人盡爲士之道者故謂之八士
尹曰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士則盡士
之行者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十上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范曰見危致命者不爲義疚也見得思義不爲利回也祭思敬喪思哀舉其大者知其細也孔子以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亦可以爲今之成人子張以爲士如斯巳矣在聖人則曰未也子貢問士子曰行巳有恥

子路問士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子貢失之辯而不足于恥子路失之勇而不足于和故告之如此子張所謂士者成人之次也見危致命則不爲義疚見利思義則不爲利回亦猶祭思敬喪思哀而已此士之常也士之止于此强學而力行之可以進于成人故曰其可已矣在聖人則曰未也

謝曰見危致命舍生而取義也見得思義

舍利而取義也死生利害不足以動其心

而又主之以誠慤祭思敬喪思哀則其志

意脩矣其肯懷居乎其肯恥惡衣惡食乎

其肯殺一不辜非其有而取之乎

楊曰是四者人鮮有能自盡者能勉而至

則可以爲士矣於成人曰授命曰見利於

士曰致命曰見得者蓋致命則力爲之不

如授之安見利則未必得也見得而後思

義焉則不豫矣此成人與士之異也

侯曰見危致命士之節也得主于義祭主于敬喪主于哀能思其所本可以爲士矣

尹曰見危致命舍生而取義者也見得思義不爲利回者也祭思敬喪思哀則其心誠也謂之士可矣孔子以謂成人之次者也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明道曰信之不篤則執德無由弘

橫渠曰有德者必有言能爲有也志仁無惡能爲亡也

范曰發强剛毅而後能執德執德者得于巳者也有諸巳而後能信道信道者志于心者也執德不弘不足以有容也信道不篤不足以有明也不足有容則鄙詐入之矣不足以有明則異端入之矣故不能爲有亦不能爲亡終亦必亡而巳矣

謝曰執德不弘則心不廣信道不篤則志

必喪執德弘故物莫能勝信道篤則雖死
不變能爲有如稱有道有德者能有之而
不去也能爲亡如稱無意無必能去之而
不有也蓋如一出焉一入焉不敢以爲有
也不敢以爲無也
楊曰執德不弘則大不足以有容信道不
篤則毅不足以致果其于任重致遠也難
矣故曰焉能爲有焉能爲亡言有亡不足
爲損益也

侯曰執德不弘則無所容信道不篤則無所得如此則若存若亡罔人而已

尹曰執德不弘則心不廣信道不篤則志不堅其爲學也一出焉一入焉則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

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明道曰子夏子張論交二子告人各有所以初學與成德者事不同　又曰與人交際之道子張爲廣聖人亦未嘗拒人也

伊川曰子夏子張皆論交子張所言是成人之交子夏所言是小子之交

范曰子夏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故其所聞不同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則有所與亦有所拒也然子夏不能反諸已而

以已與人以已拒人未若子張之言其道廣也孔子見互鄉童子不絕原壤之夷俟則與人交亦廣矣

謝曰交際之道異乎求友自非犬馬與我不同類無不可者交際之理當如子張之說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可也蓋于人何所不容非大賢不能如天之無不覆也其閒動植之不美者固多矣而于和氣何病

楊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所以告始學者至于子張則又將擴之也故告之如是言各有當也

尹曰交際之道不同擇交者當如子夏可也汎交者當如子張可也二者皆有當未可以是非論之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爲也

明道曰致遠恐泥言不可行遠

范曰小道之于聖人也猶丘垤之于泰山
行潦之于河海川雖曲有通諸海則由之
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之小道不通乎聖
故不可爲也

謝曰旁蹊曲徑皆坦塗之支別故非不可
由特不能致遠耳若大路則豈有礙也莊
老釋氏之道非無可觀特不可與入堯舜
之道耳堯舜之道萬世無弊何泥之有學
者見其可觀也因以爲同亦誤矣

楊曰百家衆技猶耳目鼻口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非無可觀也致遠則泥矣故君子不爲也

侯曰異端曲學非無可觀也特不可以入堯舜之道非天下之通道必不可以致遠故也

尹曰小道不可以行遠故君子不爲也然而必有可觀足以惑人學者尤所當慎也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

學也已矣

范曰日知其所亡者知新也月無忘其所能者溫故也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故可謂好學也已矣

謝曰此其論學非讀書之謂溫故而知新不息者也惟不息故能體常而盡變盡變則日用不窮此其所亡也體常而不離大體此其所能也蓋非爲人者能之

楊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則日益

矣故爲好學非習而察何以與此

侯曰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則日益矣故曰可謂好學

尹曰好學者日新而不失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明道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　又曰學要在敬也誠也中

問便有一箇仁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之意敬主事又曰學要鞭辟近裏著巳而巳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于前也在輿則見其倚于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

伊川曰學不博不能守約志不篤不能力
行切問近思在己者則仁在其中矣　或
問如何是近思曰以類而推
范曰學欲其博不博則無約也志欲其篤
不篤則無卓也問欲其切故能審思欲其
近故能得學以聚道志以育德問以致意
思以致理力此四者仁之道也
謝曰篤志近思皆心不外馳之謂則博學
亦豈求爲多聞多識哉乃欲成吾切問近

思之理也所以仁在其中矣

楊曰爲仁由己非求之于遠也故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

尹曰切問近思則心不外馳博學豈求多聞多識而已哉乃欲成吾之仁故曰仁在其中矣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范曰君子之于學精而不二如百工之于

肆朝夕無不在焉工不居肆則事不成君子不居學則事不成衍君子不居學則道不至聖人雖有生知之性欲致其道未有不由學也

謝曰學必欲致道學不能致道與工不信度同其爲逸居而無所事則一也蓋惟無所事斯不免于放僻邪侈

楊曰君子之學由百工之居肆也工不居肆不足以成其事君子不學不足以致其

道居肆者致一于其事也一心以爲鴻鵠
將至雖小技無以善其數况學以致道乎
侯曰君子之學猶百工之居肆也百工居
肆講求其所未至故能成其事君子之學
亦琢磨其所未中故能致其道所謂道者
中而巳
尹曰學所以致其道也百工居肆必務成
其事君子之于學可不知其所務者哉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范曰君子過則改之小人過則文之湯改過不吝無文之至也紂詐足以飾非文之至也傅說戒高宗無恥過作非孟子曰又從而爲之辭皆文也

謝曰吝于改過故必文能改則昔之所過而今非也何必文

楊曰君子改過故自訟小人恥過故必文

侯曰君子改過不吝何文之有小人恥過作非故必文

尹曰君子以改過爲善遂非者小人也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明道曰望之儼然秉天陽高明氣象卽之也溫中心和易而接物也溫備人道也聽其言也厲則如東西南北四方正定地道也蓋非禮勿言也君子之道三才備矣又曰口將言而囁嚅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如荆軻於樊於期須是聽其言也厲

伊川曰他人溫則不厲儼然則不溫惟孔子全之

范曰望之儼然天也卽之也溫人也聽其言也厲地也敬以直內故儼然義以方外故其言也厲敬義立而德不孤故溫則仁也

謝曰此非有意于變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又曰聖人以愼言語爲善學君子之言聽之也厲須存這氣

味在胷中朝夕玩味不須輕說與人不說
不是吝輕說與人人未必信況使人生鄙
悖之心却是自家不是須畱在胷中且看
尋常有些自得在胷中別才說了又別只
看箇不言不語底人做得出惡來也毒
楊曰望之儼然而可畏雖可畏也即之溫
然而可親雖可親也聽其言則厲是謂三
變其君子之成德與
尹曰世之人儼然則不溫溫則言不能厲

君子非有意於外也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亦自然之理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伊川曰信而後諫唯信便發得人志

范曰君子信于己信于民然後使之信于己信于君然後諫之在己者信而民未信則弗使也在己者信而君未信則弗諫也

如湯武之使民可謂信而後勞之矣伊尹傅說之諫君可謂信而後諫之矣

謝曰使知所以佚之則信矣故雖勞而不怨未信則雖盤庚之遷以惟喜康共爲事猶有不從也信而後諫非所以度君乃量而後入也古人所以貴有道而獲上

楊曰所以事上所以用下非信以發志不可爲也

尹曰事上使下皆以信爲主人之不從者

皆已之信不足以取信故也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明道曰大德小德如大節小節　又曰出入可也出須是同歸

伊川曰大德不踰閑指君臣父子之大義小德如援溺之事更推廣之　或問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如何曰大德是大處小德是小處出入如可以取可以無取之類是也又問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是出

入之事否曰亦是也然不信乃所以爲信不果乃所以爲果

橫渠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　又曰禮器不泥于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范曰大德其猶規矩準繩乎動而成法故不踰閑小德其猶器乎待法而成故出入

可也

謝曰與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同未至于聖則其所謂川流必有出入也然學者貴知大體大體正則小節雖有出入亦不離乎禮義之內矣若不知大體則雖擇地而蹈時然後言亦君子所不取而况出入乎

楊曰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未嘗同小德出入可故也至于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也是則同不踰閑故也

尹曰不踰閑者不踰矩故也大德若小德則有出入矣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灑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

明道曰灑掃應對進退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愼獨　又曰灑

掃應對與佛家默然處合又曰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近者小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伊川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掃應對與精義入神通貫只一理雖灑掃應對只看所以然如何　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舞射便見人誠處古人教人

莫非使之誠巳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
人事　或問古之教人必先于灑掃應對
進退何也曰下學而上達雖夫婦之愚可
以與知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居處
恭執事敬雖衆人能焉彼聖賢之所以爲
聖賢亦豈外是然卒異于衆人者以衆人
習不致察不能上達爾終身由之而不知
其道故曰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　又曰
盡性至命必本于孝悌後人多以性命別

作一高遠事殊不知性命孝悌只是一統事就孝弟中便可以盡性至命灑掃應對進退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事無有精粗無有本末孝弟是于人切近處故也子夏言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蓋謂此也聖人能竭其兩端爾今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

横渠曰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後倦此若灑

掃應對乃幼而孫弟之事長後敎之人必
倦弊惟聖人于大德有始有卒所事無大
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
大道敎之是誣也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
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敎
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
范曰道不可須臾離也造次顚沛無不由
焉而况灑掃應對乎先傳則躐等後倦則
中道而廢皆不以其序所以不能成材也

人皆有受道之質譬諸草木受天地之氣小以成小大以成大區以別矣豈可以灑掃應對爲末而不學乎聖人之材天地也故有始有卒而無先後小大之別敎人者豈可以聖人望之也

謝曰下學而極其道則上達矣然上達師無與焉灑掃應對進退乃動容貌出辭氣之事必正心誠意而後能與酬酢祐神之事何以異孰以爲可而先傳孰以爲不可

而後倦如草木區以別矣其爲曲直一也所以聖人克勤小物而必有始卒蓋本末無二道　又曰道須是下學而上達始得不見古人就灑掃應對上做起曰灑掃應對上學却似大瑣屑不展托曰凡事不必須要高達且從小處看只如將一金與人與將天下與人雖大小不同其實一也我若有輕物底、心將天下與人如一金與人相似我若有吝底、心將一金與人如將天

下與人相似又若行千尺臺邊心便恐懼行平地上却安穩我若去得恐懼底心雖履千仞之險亦只與行平地一般只如灑掃不著此心怎灑掃得應對不著此心怎應對得如曾子欲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爲此古人須要就灑掃應對上養取誠意出來

楊曰入德之序有宜先傳者有後倦者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其敎不可誣也若灑掃

應對進退則門人小子之所宜先傳者至
于成人而後使爲之則或倦矣雖然聖人
所謂性與天道者豈嘗離夫灑掃應對進
退之閒哉故其始也此卽以爲學其卒也
非離此以爲道後倦焉者皆由之而不知
者也故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
尹曰學有本末有遠近然有本末遠近不
可分而爲二也不可分而爲二則其敎亦
無得而優劣矣夫灑掃應對小子之職也

道不可須臾離則灑掃應對與夫精義入神不可得而精粗矣子游以爲末而無本是不知本末一理也故子夏以爲過且曰君子之敎豈有以爲先而傳之者豈有以爲後而倦敎者大小本末皆所以爲道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大小雖不同實無草木之別者也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哉若夫始卒皆舉無先後小大之序則聖人矣學者豈可同日而語也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伊川曰學既優則可以仕仕既優則可以學優裕優閑一也

范曰此士之常也若顏子之簞瓢漆雕開之未能信雖優而不仕其所存者遠矣君子之仕未嘗不學學未嘗不欲仕學所以爲已仕所以爲人也必已有餘而後可以及于人故仕優則學勉其在已者學優則仕行其爲人者也

呂曰仕優而不學則志卑而不進于文學優而不仕則志高而不中於義

謝曰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學與仕一也學優則仕亦優仕優則學亦優

楊曰念終始典于學自天子達於庶人不可一日忘也故仕優則學學優則仕

侯曰優謂暇時也

尹曰學與仕一也君子仕未嘗不學學未嘗不仕念終始典于學之意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范曰君子之行爲可繼也致乎哀而止不敢過其情也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不食曰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故三年之喪賢者不過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也

謝曰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故不致飾于文盡哀而已

楊曰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記曰喪與其禮有餘而哀不足不若哀有餘而禮不足也則喪致乎哀而止耳

侯曰喪止于哀

尹曰喪致哀而止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楊曰師也過故其行有難能者以其過之故未仁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明道曰子張既除喪而見夫子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推此言之子張過于薄故難與並爲仁矣

范曰子張內不足而外有餘故門人皆不與其爲仁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唯外不足而內有餘庶可以爲仁矣

謝曰曾子之論異于子游爲難與並爲仁

而言也堂堂不害爲仁謂盛其容貌以自滿則人孰告善矣

楊曰堂堂乎則莊而難親故難與並爲仁

尹曰子張之學病在乎誠不至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伊川曰送死天下之至重人心苟能竭力盡此事則可以當天下之大事養生人之常此相對而言若舜曾子養生其心如此

又安得不能當

范曰親喪固所自盡也凡爲禮者猶可以

未盡親喪而不自盡則何所用其誠哉

謝曰自致必誠必信之謂如此而不用誠

於何用其誠

楊曰惟送死足以當大事故君子不以天

下儉其親而所當自致者惟此而已

尹曰親喪固所自盡也於此不誠惡乎用

其誠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范曰父不義子不可以不爭父不善子不可以不改道之常也親之過小不可改親之過大不可不改也若天子不改而失天下諸侯不改而失其國大夫不改而失其家雖莊子之孝亦不可爲也

呂曰人之孝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而已孟莊子終身不改故爲難能難能者稱其善

而不許其過之詞

謝曰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不遑改也

楊曰臣之賢政之善子孫之所宜守而不改者也孔子謂之難能豈以其宜改而不改與使臣雖有不賢者而不能亂其政政雖有不善者而不能害其事玆其爲難能而可稱也與若夫不改而害其政事則是成父之惡耳又焉得爲孝乎

侯曰父之臣父之政非不改也臣而不能

亂政政而不能害事何必改然而能如此者豈易爲哉故曰是難能也

尹曰父之臣與父之政皆善則不改可也不善而不改則國家豈不危哉故以爲難能而已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范曰得情而喜爲士師者所不能慎也雖舜在上而咎繇明刑亦哀矜之况于失道

之世刑不敎之民乎故孔子爲司寇有父子訟者拘之而不決

謝曰禮曰民之散也以使之無道敎之無素故其犯法也非迫于不得已卽陷于不知也故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楊曰先王之政至于敬寡屬婦其詳至矣後世政散民流而不相保及陷乎罪又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爲士師者得其情可不哀矜而喜乎

侯曰王者之迹熄而政散民流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及陷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可不哀矜乎

尹曰士師典獄之官也士師而能得獄情可謂能矣然而失道之世陷民于罪則哀矜而已不足喜也舜之在上皐陶明刑猶且恤之而況刑不教之民乎若曾子者可謂知此理矣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

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范曰武王數紂之罪非誣之也後世言紂之惡有溢于泰誓者焉天下之善舉歸于堯舜天下之惡舉歸于桀紂皆其所自取也

呂曰君子貴者下流賤者也紂貴爲天子至貴而自爲至賤之行人情之所惡故天下之惡皆歸焉

謝曰不善皆歸焉居下流故也是以君子

貴强爲善若能脩身見乎世則人雖欲以不善加之亦不可得

楊曰與人爲善則天下之善歸之與爲惡者也故天下之惡皆歸焉下流之謂也

侯曰紂之惡固已貫盈矣然而非盡天下之惡也而天下之惡咸歸焉以其居下而衆流歸之故君子貴强爲善也

尹曰是以君子不可以惡及其身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

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范曰日月之食無損于明君子之過無損于德寡過故人皆見之改而益光故人皆仰之易曰震無咎者存乎悔故夫子之門人語脩身之行多以改過爲美也

謝曰日月陰陽之精不以食故損其明人之過至于改則亦何傷于全德故德性天也過不足以梏亡之

楊曰日月不以蝕而損其明君子不以過

而蔽其善書以改過不吝稱湯茲非其仰之者與

侯曰湯之德止云改過不吝能改則無過矣故如日月之食焉人皆見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小人恥過作非而不能改何更仰之之有

尹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而無損于其明者以其能更也故孔子之門人皆以改過爲美

衞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范曰文武之道堯舜之所傳也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傳文王之道也子貢據周而言故曰文武伊尹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道之所在聖人師之故無常師也

楊曰由文武至孔子五百有餘歲孔子則聞而知之者故子貢以文武之道言之夫道無適而非也惟所取而得何常師之有

侯曰聖人之學順理而已天即理也何常師之有而又焉不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謂道非文武生之也能明之爾故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

尹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故曰無常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

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宫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范曰賢人地也近而易見聖人天也遠而難知故西河之民疑子夏於夫子叔孫武叔謂子貢賢於仲尼也然聖人豈以難知而自表見於世哉唯學於聖門然後知其高深子貢所以譬之宫牆也

楊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宜叔孫武叔之不知也

侯曰叔孫武叔不能知孔子爲聖人也若知之則安敢比子貢哉故子貢以宮牆譬之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范曰賢人易見故多譽聖人難知故多毀故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而不用又有不知其聖而毀之者譽不加益毀不加損如日月之明人無得而踰焉其不欲見者是自絕而巳

謝曰公孫朝問夫子何學子貢對以博學無常師也叔孫則直毀之矣蓋自小視大故也雖門戶亦且不見豈知室家之好安得而不毀也惟其毀之乃所以見夫子之

聖高而可踰何止丘陵泰山亦然唯日月之光塞宇宙而無窮也然後無得而踰焉人欲自絕而可疑在日月庸何傷益見其不知量也

楊曰聖人明並日月不可踰也毀之者亦自絕而已

侯曰妄生毀譽而子貢告之以聖人之道德如日月不可毀而不可踰也如此人縱欲自絕於日月何傷哉

尹曰叔孫武叔不足以知孔子宜其言之若是也既不足以知其過疑又從而毀之

夫何損于孔子益見其不知量而已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伊川曰子貢言性與天道以夫子聰明而言綏之斯來動之斯和以夫子德性而言

又曰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

又曰所過者化身之所經歷處所存者神存主處便神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固非小補作者是小補而已

橫渠曰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自

然皆從欲風動神而化也

范曰子貢知足以知聖人其言初譬之宮牆又譬之日月又曰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則亦無以加矣三章自小以至大自淺以至深故記者次之如此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遠無不至邇無不服也孟子曰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堯之治於變時雍舜之治四方風動文王之化百姓徧爲爾德其

生也天下歌頌其死也如喪考妣夫子之教也

謝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于高遠也億則屢中不受命而貨殖焉其向之所爲乎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羣動捷于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于聖而有不可知者存焉此殆難以思勉及也　又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

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變化風俗之事惟聖人能之爲他與天合一變化在手便做得恁地事或問孟子云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使孟子得志如何曰是他須從法度上做起變化風俗底事恐也未能了得在如二南麟趾騶虞之應須是他文王始得

楊曰自可欲之善充而至于大力行所及可以階而升者也大而化之至不可知之

神非力行可至不可階而升者也孔子聖而不可知者雖顏淵之賢見其所立卓爾而已況餘人乎宜叔孫武叔之徒不能知也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蓋誠于此動于彼其神矣夫尹曰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聖人之神上下與天地同流也子禽何足以識之非子貢知足以知聖人其孰能形容如此哉

國朝諸老先生論語精義卷第十下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

伊川曰允執其中中怎麽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

范曰舜之德如堯禹之德如舜故三聖相授而同一辭天之曆數在爾躬者奉天也

允執其中者正心也四海困窮者子庶民也堯授舜舜授禹皆以困窮爲託使四海困窮有不獲其所則天祿永終矣此堯舜傳天下之要法也

游曰有一言而足以盡至治之要曰中而巳蓋中者天下之大本也豈執一云乎哉不偏不倚適當其可而巳譬之權衡之應物曾無心于輕重抑揚高下稱物平施無銖兩之差此其所以爲時中也與堯舜禹

三聖授受之際所守者一道允執厥中乃

傳心之密旨也

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

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

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伊川曰此少一湯字當云湯曰予小子履

也

橫渠曰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已不敢違天

縱赦既以克之今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

惡皆不可揜惟帝擇而命之己不敢不聽

范曰湯之德莫如罪己以一元牡告上帝

者請桀之罪也有罪不敢赦者求己之罪

也書曰罪當朕躬弗敢自赦又曰爾有善

朕弗敢蔽帝臣者賢人也賢人不敢蔽而

用之者所以事天也非天子所得專故曰

帝臣人有善不蔽己有罪不赦以其簡在

帝心皆不敢自私也一身之罪不及萬方

萬方之罪及諸一身此湯之至德也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明道曰至親不如仁賢

范曰武王大賚于四海所賞者善人非富淫人也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下之至公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亦武王之德也

謝曰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有内聖之德必有外王之業其所以存心一言以蔽之曰公而已堯舜禹湯或傳或繼其考之天

則曆數有歸稽之人則惟德是輔何嘗必天下戴巳與故夫子歷敘聖人之語以見其用心然則學者苟能操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所以不爲之心則帝王之道豈遠乎哉其視曹孟德司馬仲達之輩眞如穿窬矣況于錙銖不義之富貴與

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

則說

明道曰自堯曰咨爾舜至公則說二帝三王之道後世無以加焉孔子所常言故弟子序而記之夫子之得邦家者亦猶是也范曰臣謹按武成曰重民五敎惟食喪祭其餘不見于經臣竊以爲皆書之文也孔子序書斷自堯典大其以天下禪也二帝三王之道所以爲後王法故自堯典以下又撮取其要語而嘗諷誦之以此聖人之

所學也如有用孔子者將舉而措之天下之民如其不用則傳之以爲萬世之法也

呂曰天命在已以相授堯舜禹也稟天之命任天下之責湯也好仁獎善任百姓之責脩政厚民急所先務武王也

謝曰法度皆生于權量禮樂政事所出故不可不謹徒善不足以爲政故法度當審無人不足與有行也故廢官當脩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皆人心之所欲滅國絕世

雖其自取也然其先固嘗有德于民矣不可使之不血食也爵祿天下之所公其賢者不宜使之在野故逸民不可不舉食以阜其生喪祭以厚其往爲天下之急務也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皆所以結民心而維持之蓋其道當如此非違道以干天下之說而歸已也

楊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三聖之相授湯武之征伐其事不同其道則趨于中而已

夫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于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叙由堯舜至湯由湯至文王由文王至孔子或見而知之或聞而知之皆此意也五器始于權終於量法度所從出也任官所以行法度也則人存而政舉矣故四方之政行

焉夫有國有家以傳其後皆有德在民而
民之不能忘也逸民亦民之望也因民之
不能忘而繼之因民之望而舉之故天下
歸心焉武王克商有未及下車而封者釋
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用此道也夫民爲
重以食爲天重民食所以厚其生重喪祭
所以厚其死使民養生送死而無憾王道
之始也居上不寛則下無所措手足故寛
則得衆未信而勞其民則民以爲厲已故

信則民任焉因循而弗勵則雖盡力而事不舉故敏則有功以德行仁則公以力假仁則私而已民雖驩虞非心說也故公則說公則王道成矣傳曰公乃王此之謂也尹曰孔子當周之末不得見二帝三王之治故嘗諷誦其言而思其人弟子所以類而記之使夫子之得邦家其治道當有表見于世豈徒誦其言而已乎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

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

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明道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如耕稼陶漁皆因其順利而道之

范曰程頤曰子張之問孔子必敷陳而告之臣以爲尊五美屏四惡不惟以告子張人君爲政皆當以爲法也亦由齊景公之問政司馬牛之問君子所告者雖一人而凡爲政者與君子者皆然也

謝曰爲人上者有土地有人民有財賦有賞罰皆所謂有崇高之利勢也可以惠人可以勞人可以從欲可以驕泰可以責成可以取予雖以無道行之猶可以虐烝民暴天物然爲政之道不如是故爲政之方必以尊五美屏四惡爲至要之不累于一已而存物之所爲乎惠而不免于費者其府庫之財乎以府庫之財與人焉得人人而給之至于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因四時

之和因原隰之利因五方之財以阜物以厚生使民不飢不寒者何費之有勞而不免于怨者其勞人自安乎擇可勞而勞之者以佚道使之故也惟喜康共不常厥邑可也其究安宅百堵皆作可也如此何怨之有欲不免于貪非殺人以求土地則斂以殖貨財也若夫非仁無欲也則害人而可養人者猶且不爲況咈百姓以從巳之欲乎不侮鰥寡故得百姓之歡心文王所

以造周也在人上故謂可以驕人其可以得人乎然爲政之道不尊則民不信不信則民弗從必欲使人仰之如日月尊之如神明故雖不驕也而有泰存焉克寬克仁彰信兆民成湯所以宅商也在人上故謂可以威人其可以得人乎然爲政之道必使進退可度容止可觀望之似人君有以則象畏愛可也故雖不猛也而有威有焉教之不改則過在下不教而誅則過在上

是罔民也與匿為物而愚不識者同故謂之虐古之人以五戒然後刑罰所以警昏愚懲怠慢也于此可以責成矣未嘗戒則彼且烏知先後緩急之所向據以覘成豈不暴乎令嚴者欲其不犯故聚衆而誓之垂象以曉之讀法以喻之令下慢而欲上之嚴其可得乎是以為之賊賊仁故也為上之道取予可以自專可以無予則不疑可以予則不吝猶之與人疑也出納之吝

吝也此之謂謹出納則可爲政則不可故謂之有司

楊曰惠而知爲政故不費以佚道勞之故不怨欲仁則求諸已故不貪敬而無敢慢故雖泰而不驕莊以涖之而民敬故雖威而不猛不敎而殺非仁民也故謂之虐未嘗戒而責事之成非爲之以漸也故謂之暴令以示期也令慢矣而致期焉不至則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上罔民而可

爲也故謂之賊賊者賊人之謂也非其義也一介不以與人不爲吝義在可與而惟出納之吝在有司則爲善在爲上則爲惡天下之事亦惟當其可而已

尹曰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以繼帝王之治則夫子之從政可知矣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伊川曰易曰樂天知命通上下而言之也

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言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是巳命者所以輔義一循于義則何庸斷之以命哉若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乎此　又曰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則何以爲君子然聖人言命蓋爲中人以上者設中人以上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惑故有命之説然後能安若上知之人更不言命唯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然非

義則不求此樂天之事也上知之人安于義中知以上安于命　又曰知言之善惡是非乃可以知人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必有諸已然後知言知言則能格物而窮理

范曰知命所以事天也知禮所以脩身也知言所以治人也知所以事天知所以脩身知所以治人則君子之事備矣此所以爲終也

謝曰知命知禮知言此進德脩業之大要

闕一不可也知命非君子之成名與五十而知天命立言則同其要則異猶言學君子者不可以不知命也富貴可淫不知命故也使知富貴在天則安得而淫之威武可屈不知命也使知死生有命則安得而屈之其爲君子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禮者理也知之則爲知知崇天也履之則爲禮禮卑地也一退一進一俯一仰耳目所加手足所措蓋有妙理存焉理可行也誰

得而止之理可止也誰得而行之此之謂立苟不知理之所在則謂地蓋厚將何所措而可聖人患不知人或謂學當自知而已何汲汲于知人也是不然仁人固可親也彼且不知人烏知仁人何如也佞人固可遠也彼且不知人烏知佞人何如也君不知人不可以擇臣臣不知人不可以擇士士不知人不可以取友知人如此其急然不可以智巧知也蓋人之才識因言以

宣故惟知言者可以知之古人有行年四十而不見知乃公者使乃公事上接下與人交盡如知子也豈不殆哉此與無目同如晏嬰知矣不足以知仲尼蓋仲尼之言嬰所不知故也淳于髡得齊王眉睫之閒而不知孟子蓋孟子之言髡所不知故也至于求知言之道則不可以規矩準繩論係其所養如何耳　又曰不知禮無以立使人皆能有立天下有治而無亂

楊曰命非盡心知性不足以知之不知命則治身行已人欲之私得以亂之也何以爲君子知禮則不疑其所行故立孟子不與王驩言禮也不知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則居之不安矣尚能有立乎詖辭不知其所蔽淫辭不知其所陷邪辭不知其所離遁辭不知其所窮則人之心術隱矣其能知人也難矣哉易曰知崇禮卑蓋知足以知性知天故崇禮可履

而行故卑崇卑其猶天地設位乎天尊地
卑而乾坤定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其義一
也夫論語之書蓋聖賢之微言爲學之大
方也其言性與天道備矣學道而不蘄于
上達不足爲善學道而不知以禮行之是
以苟知而已非已有也故言知命則亦維
知禮疑以知崇禮卑之意爲此道者其本
在乎知言知言之要而于此書力求之則
聖之所以爲聖賢之所以爲賢可考而知

也學道則不知聖賢則無以爲學也故論語以是終焉

尹曰知命者知命而安之窮通得喪無所動其心故可爲君子知禮則動不違于理故能立知言則得其情實故能知人知所以事天知所以脩身知所以知人則君子之事備矣弟子記此以終篇得無意乎今之學者少而讀之老而不知一言爲可用不幾于侮聖言者乎夫子之罪人也可不

念哉

[illegible]



